

同根相煎

在大衛的宮廷，高大香柏木的椽梁間，滋生着淫逸的蟲蟻，蛀蝕家庭倫理。刀劍的報應，開始運作了。

在華麗的屋頂下，豢養着相當數目的不同女人，甚或來自不同的國家，有不同的母語和文化。他們各自生兒育女，不像是家人，也很少有一家人的感覺。一群青年男女成長，缺乏系統的教育，飽食終日，無所用心，很難有良好發展的可能。

押沙龍有個美貌的妹子他瑪，同出於基述王的女兒瑪迦(撒下三:3)，或許頗有異族風情，吸引大衛長子暗嫩的注意。偏是暗嫩濫交損友約拿達，是大衛長兄的兒子，其人狡黠，善伺人意，常跟在大衛後面轉來轉去，得點兒小便宜(一三:32-35)。約拿達給暗嫩出個鬼主意，教暗嫩稱病，賺取父王親臨探視；暗嫩請求派美女他瑪，來臥室病榻前，搗麪作餅，可以妙手回春！沒聽說他瑪以作餅秘方知名，但大衛相信了這偏方，並不以為處方譎異，也不是為節省醫藥費；卻因此毀了他瑪的一生，造成家庭悲劇。

他瑪墜入虎穴，呼救無門，只能希望對方能夠明理守禮，委婉推脫說：“我哥哥，不要玷辱我！以色列人中不當這樣行，你不要作這醜事。你玷辱了我，我何以遮蓋我的羞恥呢？你在以色列中也成了愚妄人。你可以求王，他必不禁止我歸你。”(一三:11,12)

同父異母的兄妹結合，古已有之，外邦人有之，但在以色列為律法所禁止(利二0:17)。暗嫩可能想得到，這不過是搪塞脫身，哪容得她逃脫！於是施以暴力，把她加以強行姦污。或許以為受害人反抗，或拒絕配合，曾表露恨意，暗嫩始亂終棄，把他瑪趕了出去，並且立即在她背後關門上門，表示徹底的恩斷義絕。

他瑪過於天真，不曾作自衛準備於前，又未曾以死堅拒性侵，被毀的不僅一件彩衣，是她的一生。她“孤孤單單的住在他胞兄押沙龍家裏。”(撒下一三:14-20)

“大衛王聽見這事，就甚發怒。”(一三:21)家中有這種事，作父親的始終不知道倒好些；知道了，只有發怒，而沒有行動，是任由其發作。因為他自己先沒作良好的規範，不能身率以正，不能為倫理發聲。三千多年來，家庭基地失守，社會法紀蕩然，國維傾覆者屢見。

這裏我們也發現人心的陰險——押沙龍要報復暗嫩玷辱他妹妹他瑪，飲恨等了二年(一三:23)；而約拿達在當時就知道，也就是報復悲劇發生前二年早知道；然而此人既不曾告訴朋友暗嫩預為之防，也未向王舉報，採取安保行動，甚為可惜。

日曆一天天過去。在靠近以法蓮的巴力夏瑣，耶路撒冷以北約二十五公里，押沙龍有剪羊毛的盛會，仿佛農家秋收的節筵。他藉這機會，邀請王和王的眾子一同光臨，共慶豐收。王不懷疑有甚不利，只是由於父親的愛心，和着意經濟方面的考慮，對押沙龍說：“我兒，我們不必都去，恐怕你耗費太多。”也許，逆子心計是早來的革命，父王並兄弟一網打盡。不過，大衛再三堅決推卻。押沙龍改請王長子暗嫩為代表，與眾兄弟同往。押沙龍吩咐僕人猝起擊殺暗嫩(一三:24-29)。王的眾子一同赴會，並不是押沙龍的目標，得以安全逃脫。押沙龍完成了為他瑪的報復行動；豆萁相煎，殘害兄弟，負疚奔另一條逃亡路，到外祖父基述王達買那裏，尋求庇護。

好一個約拿達，冷漠的政客，還在誇揚自己的聰明，預見判斷不爽一實在沒有那麼多，只失去一個：“現在我主我王，不要把這事放在心上，以為王的眾子都死了；只有暗嫩一個人死了。”

大衛王一日之間失去兩個兒子，作為父親，心中自然傷痛；想到自己犯罪的報應，不禁放聲大哭。劫後餘生的王子們也來了，王家成為喪家，高聲舉哀，哭成一團。

三年又過去了。父親還是父親。哀痛過了，死者不能再回來；大衛發覺身邊少了甚麼，歡樂的餐桌上，少了一人。大衛“心裏切切想念押沙龍”。(一三:30-39)

作者：于中旻
©2025 James C. M. Yu

聖經網
aboutbible.net